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
第二十三回 為朋友熱腸堤上忙追比翼鳥 聽兒童拍手山中急彩並頭蓮

店家道：「四碗麵錢沒打發，就是這樣跑去嗎？」又李一天火性，都消向大雪裡去了，說道：「我竟忘了該多少錢。」一面伸手往順袋裡去拿。店家道：「每碗十文，共是四十個大錢。」那知又李這隻手伸了進去，竟縮不出來。原來袋內一文也無，連日打尖住夜，都是雙人打發，竟忘懷自己沒有錢了。因露出順袋，說道：「且把這袋押一押，我去叫朋友來還罷。」店家認真是要吃白食的，說道：「這袋舊得很，你現夾著油紙包兒，是松江布不是？拿一匹押著罷。」又李道：「也罷，就把這包路菜押著。」店家打開，見都是臘肉、風鵝、鹿乾、兔脯之類，約摸有五六斤，值得錢多，便自收了。那些圍著看的人，也都散了去。又李拿了那包阿膠，去尋雙人，走有半箭多路，見空裡搭著一個帳篷，有四五百人圍著觀看。又李周圍望去，見雙人掂著腳兒，擠在那邊，走去埋冤道：「老弟，怎這樣沒要緊？」雙人回頭笑道：「累吾兄等壞了。且看他醫好這鬍子的疣去。」又李分開人看，只見一個鬍子，生得鍾馗一般，頭上生一個大疣，有五盞碗大，疣上縛著一根腰帶，高高的吊在左邊一根竿子上。那鬍子側著頭，滿臉流汗，赤著一雙毛足，站在那竿子根頭。這右首桿子旁邊，一張板凳，凳上坐一個後生，左眼睛裡夾著一條紅紙，右眼睛裡夾著一條白紙，那兩條紙有三尺多長，隨著風勢，在那裡招搖。那後生只顧擠緊眼皮，低頭而坐，眼裡不住地淌出淚來。看那篷裡板門之上攤著許多膏藥，九藥、虎頭、蛇骨、一大堆錢，一個人扇著扇子在那裡說地談天，指方賣藥。那人三絡長鬚，方眉闊額，面如銀盆，齒如編貝，只吃虧了一雙鼠眼，正是那不諳岐黃的術士，全憑口舌的醫生。又李暗笑，扯了雙人就走。

雙人慌道：「他說有藥煮的線兒，替那胡士紮去那疣，只要一剎工夫，並沒疤痕，當著眾人見效哩。」又李道：「這都是鬼話，你同我去，說與你聽就是了。」雙人沒法，回到麵店中坐下，又李一面叫店家下面，一面說道：「這是江湖上設帳賣藥的長技，掛個招牌兒騙人，真個治得好病麼？」雙人吃著面問道：「怎叫做掛招牌？」又李道：「方才那鬍子合害眼的就是招牌了，賣藥的遇著這呆人，是他時運到了。把他算個招牌掛將起來，看的便多，生意便盛。他就拿那香灰丸藥、東丹膏藥，指方說症，要賣完了才治那病。知道的便走了開去，不知道的便丟出錢來混買，價錢又賤，治的病症又多，每人十九五九、十張五張的買他，他卻只是不去治病，暗暗的把丸藥膏藥添將出來，那看的人等得不耐煩，方始走了。去者自去，來者自來，到夜同歸於散，他的錢卻也賣得夠了，有什麼下落看出來呢？」雙人不信道：「這害眼的是以後來的，那鬍子是先在那裡的，已經等了半日，若不替他醫好，怎肯干休呢？」又李笑道：「這事我見得多，這害眼的，他把利害眼藥點上，嵌上那兩條紙兒，教他緊閉雙眼，那人眼裡生疼，盡力閉著，到得疼止淚乾，已是替他掛了半日的招牌了。然後揭去紙條，叫他開眼問道：『如何？』那人閉久生光，又流去許多熱淚，一張開眼，自覺忽然爽亮。他便包了一粒眼藥，叫他臨睡點上，包管明日即愈。這生疣的心焦起來，他便有話去安頓他，說道：『你這樣大疣，若不多紮一會，閉斷那氣，即時便疼得利害，你受了幾年的累，這一會子就耐不得嗎？』那人也就定了。他又時買茶買點心給他吃，晚來又騙他到下處去醫，那人也就信了。到了下處，又買酒買肉，請他吃得醉飽，然後回覆他說：『你這疣紮了一日，兀自閉不斷氣，實是難治，不敢孟浪傷你性命。』那人又沒給他錢，又吃了他許多東西，難道好與他打鬧不成？也就只索罷了。」雙人恍然大悟，不覺失笑，身邊取出一二十粒丸藥撒下河去。又李微笑。同出店來還了面錢，贖出路菜。碼頭上看了一隻六安溝船，付了定銀，寫了船票，回到下處，叫了意見，發下行李。安頓已畢，雙人問起紙包，又李將官應龍之事述知。

忽聽船頭上沸反起來，出艙去看，見幾個差人與船家嚷鬧。又李問故，船家指著說道：「爺沒瞧見的嗎，這船已攬了爺們的載，他還封著封皮，要我們當官。」又李回頭一看，只見艙門上貼著一張「濟東道」的封皮，朱標「七月初二日」字樣，又李向差人說：「你們雖奉官差，但他已攬生意，沒有封捉客載之理。可把封皮揭去，另封別的空船罷。」那差人把眼珠忒出，喝道：「咄！你不見河下大船都被靳公公封去了麼？不是沒船，咱們也去封了沙飛馬溜，誰來要這小船？道爺要送總漕大老爺的親戚到淮上去，急如星火的事，你是什麼樣人，敢說硬話？就有空船，咱們偏要你這一隻！」跳上涯，一頭指著船家道：「你不快些打發掉客人，你這船休想回去。要鎖在河下過年的了。」早有船行主人拿著定銀交與又李，要討回船票。船家發急道：「河路大例，攬了載是不當官的，怎主人家也糊塗起來？」那主人把船家背上一拍，說道：「你還沒睡醒哩！我怕不知道，也是什麼縣丞、典史，你也該知道大官府的利害，等得夾棍板子一齊上身，再講大例敢是遲了。」那船家登時害怕，哭喪著臉兒向又李說隨：「是我的晦氣了，爺們請上涯罷。」又李道：「不過是道官罷了，就是總槽自來，我也不依。沒有阻斷朝廷河路，不叫人走的理。」那行主人冷笑道：「卵不與石鬥，出門人省些事罷，不要想爭這餓氣了。」雙人也勃然道：「誰是卵，誰是石？誰要爭餓氣？官府是不吃鹽米的，敢說沒理的話嗎？」沿河上擠著的人都笑將起來道：「這位年紀更小，也是一般使性兒的，能有一個不開交哩！」又一個道：「有什麼不開交？出門的人這張嘴，都像西江蚊蟲，鐵一般硬的；到了那要緊去處，他自會倒下篷來。」又有兩個道：「會倒篷，是老江湖了，怕少年不識數，真有個不得開交哩。」

眾人正在嘈雜，只見五六個差人趕到河頭，喝道：「那船家卸了載沒有？」船家沒口子應道：「小的死命催這客人上涯，客人只是不理，岸上爺都是眼見的。」那些差役便都跳上船來，一面揭起板，把又李等行李亂丟上涯，一面吆喝又李等起身。又李指著眾差道：「你們狐假虎威，擅封客載，混起行李，少不得告訴你本官，個個都要重處。」眾差大怒，俱待發作，內中一個有年紀的把眼擠了一擠，悄悄的說：「這兩人相貌堂堂，像是個大家子弟，聽他那樣話頭，莫非有些來歷？一會裡邊人出來做了主，我們千條便輕了。」那些差人仔細看了又李兩眼，也就不來囉囉。只見腳夫們一槓一槓的，扛著行李、酒席、下程等物下來，眾差人船家手忙腳亂，揭起艙板，藏放擺設。又李、雙人盤膝對坐在官艙炕上，總不理他。兩邊船家、水水及岸上眾人，都替又李等擔著一把干條，暗道：「這客人必要惹出禍來了。」須臾，三四個家人簇擁一頂官轎望河沿上抬來，船上差人飛跑兩個上去，在轎前回話。那轎裡的人就叫歇下轎子，吩咐家人進城去與道爺說知，叫妥了船再下轎罷，一個家人便如飛趕進城去。差人們有進城的，有下船的，家人內也有要下船來的，被轎中人喝住，道：「等道里人來，你們不許去生事。」三個家人便齊齊的站在轎旁。不多一會，便是一匹快馬，出著響頭，飛也似的趕來，到轎前跳下，說：「小的趕那客人，老爺隨後出來請罪哩。」背後又跑到六七個，跑得滿頭臭汗，跟著那家人奔上船去，喝道：「你這兩個客人好不知事，怎把官府叫的船都霸住了？天下官管天下百姓，還不起去！」又李笑道：「你們硬封了我的船隻，反說是我霸佔，我也沒好氣和你們說話，且等你主子來講。」那家人見又李氣概不同，說話大樣，惟恐實係勢要子弟，主人的約束又嚴，倒弄得沒有收科，只得洋洋的道：「也罷，老爺就來了，你自己辯去。」那些衙役見管家不敢發威，也就不敢作惡，看的人都猜摸不著。

只聽岸上鑼聲響處，一路喝道而來，相近河沿上，那乘官轎便歇下轎子，走出轎來，那官轎內人也出轎相見，道官深致不安，攙著手同下河來。剛上得船，又李猛然的直跑出艙，將手一把挽住，道：「原來是梁公。」那道官正跨上船，失聲道：「這不是文世兄麼？」忙挽住又李之臂，雙人疾趨而出，一手接著梁公，一手挽住道官，四個人八目相視八臂互持，一齊大笑，共稱奇遇。那岸上及各船上看的眾人都驚異道：「怎四個人都是舊交？虧著頭裡還沒有打架哩！」有的道：「怪是這兩個客人辣氣，定是有大靠背的，咱們白替他擔憂。」又有的道：「這道爺不知客人是誰，這客人是知道道爺在這裡，特地來鬥他頑的。」那行家呆了，那船家好不快活，那些衙役把又李等行李措手不迭的搬運進艙去，那封船的原差已在半邊發抖。

畢竟道官是誰？這道官姓廉名和，字介存，籍貫廣東，是又李之父道昌公做學副時選拔之士，卻中在梁公的父親房裡，與趙日月是同部司官；又李、雙人在京俱有往來，不時相會的。當下拱讓進艙，敘禮已畢，又李問介存幾時榮任？令郎歧嶷可知？介存道：「小兒頗易長成，世兄所惠銀鈴已被打爛，看來是個頑皮。弟自今年三月裡到任的。」因向雙人致謝道：「出京時又承厚情。」雙人道：「不過敝東們公錢，何勞齒及。」介存道：「文世兄不知，小弟轉外，先生是知道的，怎也過門不人。」雙人道：「晚

生不知老先生駐紮此地，失於晉謁，得罪了。」介存道：「我們都是相知，不妨當面說明。這船畢竟是世兄先僱，還是弟處先封？」又李笑道：「以羈孤之寒士，而公然執河路之通例，與官長爭短長，弟已自覺其狂，即旁觀亦群嗤其妄，況敢於老世兄已封之船無端生事，所據何例？所執何言？天下有此情理否乎？惟老世兄自審之耳。」介存大笑道：「弟這一問真是糊塗到底了。」連連作揖謝罪，叫過封船的差人來，喝罵道：「你這該死奴才，敢於捏詞妄稟，說是封僱在先，幸兩位老爺都是本道舊交，還說得明白。左右，與我扯下沿河去，著實打，打死這奴才才好！」又李道：「老世兄且饒他這一次罷，這差人雖有不合，但因此得與梁公及老世兄相會，也虧他一封之力。將功折罪罷了。」雙亦為討饒。介存復打拱道：「此事上關朝廷法度，下係小弟官聲，若不重究，則強封各載竟是弟之本意了。」因吩咐家人，發到州裡去，重責三十板，枷到河邊來曉諭這些船家行戶，以後便不致受衙役詐累。家人押著衙役，鎖了原差自去。介存復向李等告違命之罪。又李、雙亦俱稱不敢。介存堅請上涯，又李、雙亦堅辭不肯。只見岸上一騎探馬飛報：有欽差到浙江去修理新司禮的祖塋，要在這裡下船，各官俱接到前邊去了。介存踟躕道：「地主之誼不能盡，何以為情？」一面吩咐僱船，並備下程酒席，一面起身作別。又李等送出船去，說道：「弟等與梁公久闊，正要在一處暢談，斷不消另僱船隻。老世兄冗，也不敢來驚動，竟自開船而去了，下程酒席之事一概心領。」介存道：「船可不必要僱，這一飯之敬怎也要拒絕起來？老世兄豈真有芥蒂乎！」說罷，大笑而別，單留一個家人在船守等。

不多一會，已送下兩席酒，並兩封折程：又李四十兩，雙亦二十兩。兩人收了酒席，璧還程儀。家人堅致主命，抵死推送，只得一併收下。催促開船，卻被河沿上一個乞丐一手挽住鐵錨，不容開去。這船上四五個去拉扯，總扯不動，便各搶木篙去攢打，被那乞丐兩手架格，將木篙紛紛格入水中。各船上手水都不忿起來，黃蜂陣一般裹轉來對打，岸上的人嚷做一片。那乞丐被各船水手三二十根篙子在頭面上溯打，撩起野性，大吼一聲，跳上船頭，撈住三五根木篙，橫七豎八的亂舞。那些水手擋著的都跌在船板上及水裡去，其餘一哄的跑走不迭。岸上人都發起喊來。又李急奔出船，使掠燕勢，從篙罅中掠入乞丐胳膊下邊，用螳螂勢直發起來，兩臂一撐，早把乞丐兩隻胳膊拿住，大喝道：「你這廝無故行兇端為何事？」那乞丐被李拿住，施展不得，大喜道：「咱今日才遇著狠手了！咱不為別事，見道爺送這許多酒席下來，爺們吃不了，天氣又熱，可惜掉了，要問爺討一席齋，這肚皮一飽。叵耐船家開口便罵，動手就打，撩撥得咱性發，搶些篙子舞著，要嚇散他們。並非行兇。爺休著惱，只賞咱一席吃他個飽罷！」又李放了手，笑道：「原來為此。」吩咐下人把三席酒分作四席，一席擺在船頭，賞這乞丐；一席押在船梢，賞那船家。一席擺在中艙，與梁公、雙亦同飲。一席留給下人。又李與雙亦一面飲酒，一面看那乞丐，也不謝賞，也不索箸，朝著艙門，盤腿坐下，伸出五個鐵錐般的指頭，向那碗裡面不住的亂攪。那一席酒，原是十六大碗，分作十二碗，船家把四個大沙碗來折放，那沙碗有六寸多高，二尺多圍圓，比著小飯籬還大，且是堆得高高的。合著一大鉢頭的老米飯。不一會，已被他撈得罄盡，把兩河兩岸各船上圍著的，都看得呆了。又李大喜道：「壯哉此丐，非常丐也。」因問：「酒量好麼？」乞丐道：「算不得量，隨爺賞罷。」又李吩咐，把送來的紹興老酒，開一壇賞他。把那分開的十二碟添桌，折的一大瓦盆，也掇出來，再給了一雙大碗，一雙箸兒。意兒撥開泥頭，卻拿不動，那乞丐站起來，一手提出，先把大碗盛著泥口，倒出一碗，不消幾口，已是乾了。把嘴一抹，贊道：「好酒！」一連倒了一二十碗，也不動箸，也不撈那添桌。只把那酒罈捧起合在嘴上，骨都骨都的吃乾了，方才放落，笑道：「今日要算是酒醉飯飽。爺，咱愛你的好相貌，不想更有這般神力。咱要問爺的姓名住處，將來好尋爺廝會，爺肯不肯？」

又李看那乞丐、黑面虬髯。儼然耐遲敬德。聽那聲氣，響若洪鐘，且是背厚腰圓，肩高頂短，成一個龜形貴相。知是未遇之士，有心要結識他，便應道：「我白又李住在吳江。最喜的是物色風塵，結交豪傑。你說愛我的相貌，可知我更愛你的相貌哩。你這壯士，姓名誰？須說與我知道，將來好尋你廝會，你肯不肯？」乞丐大喜，直立起身，跟跟踉踉的撞進艙來。說道：「咱姓鐵，人都叫咱做鐵丐，便是咱的名字。咱相貌醜，心卻不醜，咱也愛結交豪傑，卻從沒遇著爺一般天上的人。這兩位爺，也都是貴人哩！白爺，咱仔細看了你有半日哩！咱也不是無故硬、硬求討的人，咱要拜你兩拜，你要使著咱，咱就依你使，你肯受咱的拜麼？」又李恍然大悟道：「你要拜我，可知我也要拜你哩！我如今就要使著你，你敢去麼？」鐵丐喜極，拍著頸脖子道：「爺肯使咱，咱這顆頭就有著落了。」撲翻身便拜。又李慌跪下，回了五六拜。鐵丐已拜完了八拜，跪在地下問道：「爺使咱做什麼，就說給咱，咱便死心塌地去做。卻不耐煩守等著，悶的心慌。」又李附耳叮囑了些言語，鐵丐道：「咱有一件緊急要事，在這裡等一個人，要耽擱十日半月，事完了即刻便去，好歹不負爺所托便了。」又李攙了起來，就把那四十兩程儀並那包路菜送與乞丐。乞丐並不推辭，也不作謝，但說：「咱便去也，改日再見！」跳上河沿，更不回頭，竟是大踏步的去了。

船上人收拾碗盆，拔開船，都扮著鬼臉，兼替李懊悔。那些閒看的人個個目定口呆，罔知所以。意兒跌足道：「這花子多分是個強盜，怎白相公與他結拜起來？被他拐了這許多銀子去？」船家、家人雖不敢插話，心裡卻與意兒一般見識，但不解改換姓名之故。那梁公一味垂直不言，雙亦也是疑心，說道：「鐵乞氣概雖好，相貌終是兇惡，吾兄不該結識他。銀子事小，只恐被他連累。」又李笑道：「這等相貌怎說是兇惡？不過黑丑不白淨耳。相合龜形，法應大貴，雙亦勿小覷之也。」又李因心下快暢，連舉大白，吃得酩酊才罷。

直至一覺醒來，想著梁公日間光景大有可疑。天明起身，叩其所以，梁公忽然變色，竟是弔下淚來。又李吃驚道：「梁公何作此狀？快些見教。」梁公拭淚道：「此事說來，表兄定不樂聞，然弟一片癡心實是排解不去。回家即當閉門謝客，絕意仕進，並恐不能久生人世矣！」又李心焦道：「梁公快士，何如此囁嚅不吐？」梁公只得說道：「揚州有一名妓許鵲，弟梳弄之後，至今三載，未接一人。彼立誓嫁弟，弟亦立誓娶之。不料科禮太監斬直要買美貌女子去蠱惑東宮，差人至揚，竟硬要了去。小弟力不能挽，一路追趕，隱隱的見紗窗內有人探望，不能相傍，竟弄得小弟如醉如癡。因想濟東道廉君是先父門生，平日相與最厚，因急急趕到濟寧，與彼相商。廉君再三勸阻，說新司禮現在秉筆，你是一介書生，如何爭得他過？況且是個妓女，非比原聘良家，可以仗理執詞，合他講究得的。因竭力勸弟回去，並恐弟跟著鵲鵲船隻弄出事來，留住內衙，直待船去三日之後，才送弟起身。弟再四打算，實無良法，區區此心，有如刀割。目下精神恍惚，寢食懼廢，只怕將來便要成病，不能與吾兄等久聚了。」又李道：「怪道你面龐消瘦了許多。昨日我遇著鐵丐，留心在彼，也忘了你吃許多酒飯。」意兒道：「昨日水相公滴酒不沾，飯也只吃得一兩口就剩下了。」雙人道：「弟也為著鐵丐，未察梁公情事。事已如此，只索割斷情絲罷了。」又李太息道：「青樓為古今一大陷坑：不知破壞許多人的身家性命。山盟海誓是他的口頭言語，剪肉焚香是他的家傳伎倆，無非哄著癡人浪費錢鈔，那裡是當得真的？就是貪著你少年裘馬，一時心熱，真要從良，到得進了門來，自有正室在家，縱然賢德，豈能把十分雨露全灑在野花之上？那時孤眠獨宿，受不起單枕寒衾，心猿意馬，一時拴縛不定，更要弄出事來。即如鵲鵲，果係鍾情，便當毀容示節，捐軀明志，才見他真心向你；如今飄然而去，亦可略見一斑了。場期在邇，吾弟當努力功名，勿為所迷也。」梁公垂淚道：「表兄所言，字字金玉，獨不可概之鵲鵲。鵲鵲女德全備，不幸生於娼家，誓不接客，惟願從良；一經許弟，三載不渝，經過許多風波不改其志。前日事起倉卒，屢次投繯，其母懼禍，痛哭哀求。鵲鵲因係生身親母，故爾暫緩，大約一進新宅，斷無生理矣。弟本欲隨進都中，候他死信，打聽著停棺何寺或埋玉何山，私去痛哭一番，招魂而歸，設個牌位，與他朝夕相依，杜門卻掃，以奉老母。」因指著兩個老僕道：「不料家母因科場期迫，叫這兩個老人家追蹤至此，逼弟回家；介存又苦口相勸。舉人進士是什麼大事？卻不敢違逆母命，只得硬了肚腸回去。昔王伯輿登山慟哭雲：當以情死。弟非有母在堂，此時也就不可知了。」說罷竟放聲大哭起來。

又李慨然道：「如弟所言，則鵲鵲真情種矣，當竭力為弟圖之。」梁公忙跪下去，道：「弟一遭此變，即思表兄若肯援手，庶可挽回。後復轉念表兄秉禮守正，平日痛惡此等狹邪之行；且新監選送東宮，事關朝廷，表兄尤不肯為朋友而乾君父，故昨日幸遇，不吐露一字。乃蒙格外垂憐，許助一臂，不特弟與鵲鵲沒齒不忘，天下有情之人皆欲買絲繡吾兄之像，朝夕焚香頂禮矣。」又李慌忙扶起，道：「老弟豈為狹邪之行者？但不免晉人習氣耳。新監以此蠱惑東宮，若得劫而去之，正忠君愛國之事，有何干犯？崑崙押衙，非愚兄所肯為；而此則除君之疾，赴友之急，救賢媛之生，一舉而三善備焉。時不可失，事不可遲。你陪雙人同往句容

錄遺，愚見即此奉別，追趕鵝鵝去了。」因問鵝鵝年歲相貌，現在第幾號船上。梁公道：「鵝鵝今年十八，面如瓜子，色如桃花，目秀眉長，發可委地，弱不勝衣。在第五號船上，艙門口插著兩面繡鳳白旗。彼知表兄為天生豪傑，與弟至交，定無疑慮，亦斷不挾男女之嫌也。但場期在邇，阻表兄青雲之路，為不安耳。」又李道：「愚兄於功名一道，早已視若浮雲。必不肯以不可必之虛名，而廢有可為之實事。況目今時熱，如厝火積薪，忽然一發，便成燎原！愚兄回家，即欲稟明老母，避世洞庭，絕意仕進，況區區一第乎？」梁公感激無地，命家人收拾行囊，取銀五十兩，以作盤纏，拜送又李上涯，與雙人兩人，直至望不見又李征塵，方拭淚開船而去。

又李提了被囊，連夜趕來，到次日下午，早望見了許多大船，打著司禮旗號。因走過頭去，倒抄轉來，沿著河岸，逐只遠看。共是十號大船，一三五七九號船上，俱插著繡鳳旗，分著五色，第一號是黃、三號是赤、五號是白、七號是黑、九號是青，紗窗內隱隱有女人在內；二四六八十號上，插著飛虎旗，也分五色，大開窗櫺，都是廠衛中服色。又李看明，復走轉第五號船邊來，卻不敢近前，又隔著紗窗看不見一些面貌。須臾，船已盡過，低著頭慢慢走去，只聽得各船篩籬，轟天的三聲大炮，那船隻一字兒鵝毛扇連著頂閣歇下。又李到堤上吃些酒飯，天色漸暗，遠遠尋一古廟歇下。到一更多天，初月已沉，陰雲四起，野夕昏黑，更無人蹤。又李暗喜天色湊巧，悄悄的走上堤來，只見沿堤繡著幾個行篷，都有兵丁守宿，岸上提鈴唱號，絡繹不絕，燈籠火把，照得一片通紅，船上門燈桅燈，點得燦亮。又李站了一二更天，沒些空隙，暗想，到下半夜自然倦怠。那知斬監權勢非常，汛員悚懼無比，徹夜巡邏，不放一些懈怠。直等到東方發白，方才回廟歇息片時，到張秋市上吃了一飽飯，抄上堤來，只聽三聲炮響，十號大船一起開行。又李沒情沒緒跟去，見船上遮陽低蓋，紗窗緊閉，幾百縴夫在堤扯曳，許多水手在船撐篙，無數兵役手裡拿著紅棍往來催趨，打喝聞人，在堤上走道的人都不敢傍著河沿，也不敢停留窺伺，河裡小船也在四遠，不敢依傍連接，交過的船隻都收在對岸而行，沒一隻敢靠近大船的。又李尋思無計，到晚又上堤來，守了半夜，抄過閘去，到那岸看時，離船愈遠，更是沒用。

次日午後，已過東昌，到永通閘口。因船尚在後，走過下岸酒店買些白酒解悶。只見一簇小孩子在河裡洗澡，把水你潑著我我潑你的亂著頑皮。又李沒頭沒腦的手裡拿著酒杯，眼裡看著孩子，心裡想著正事，竟出了神去。那酒保走來說道：「看這位爺，杯裡滴酒也無，只顧揸在嘴上，敢是想著甚事麼？」又李猛吃一驚，慌忙放下，一面斟酒，一面說道：「我看著這些孩子頑得有趣哩。」酒保噉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這些孩子日逐在河裡吵嘴，吵惱了就打，打痛就哭，累著大人們陶氣，好不憊賴，爺還是喜歡他哩！」因看著河裡道：「又是那幾個吞下去了，阿呀，那不是姚家大丑子麼！大丑子快來！大丑子快來！」只見河裡那些小孩子一齊拍手道：「快來，快來，快來來來！」又李聽著，猛然心裡被他一觸，手裡的杯不覺直掉下來。酒保道：「你這位爺怎這等出神搗鬼的，打碎了杯兒要賠的呢。」一面抹桌，一面在地下拾起那杯，把手指彈了兩下，說道：「還好，若在磚地上，便不得囫圇了。」這又李畢竟觸著些什麼？正是：

幾日漫天鑽不透，一時驀地撞將來。

總評：

頗疑賣藥一段有貪寫趣事、喧奪正文之病。然應龍之來不特見山莊諸人及兩對夫妻之感恩戴德，且以結穴前回，拖起後回，並伏鐵丐龍兒等事，所謂曳一發而全身俱動者。若不遣開雙人，相見時必添許多累墜，以趣事遣之不亦可乎？揸住肩頭直扳過去之門筭，一把扯住敢是拐子之疑陣皆由此得。打播、爭船、鬥狠，齟齬中間，此一段閒情趣事，尤為雜色也。

又李、雙人一對硬性，不特看者為必惹禍，即讀者亦疑必起波瀾，乃一斗筭縫，即瓦解冰消，才子之文不可捉搦如是。

使梁公出轎或家人下船，其事即解。妙在約束家人不許生事，直待介存自至，八目相視八臂互持，共稱奇遇。弓必開滿、機必踏足，方能洞中。子弟善學，便中添無數意智、無限氣力。

此回本為追趕鵝鵝，欲追鵝鵝必會梁公，若徑會梁公，文致直矣。故用封船一事以波折之，復約束家人以盡波折之勢。然使又李與介存無一面之識，即有世誼，必敘述始知，何由八日相視、八臂互持之巧合，妙在第九回即預伏生子一事，雙人館於日月，其相識可知，至此補點已足，真可謂心細如發。

既見梁公即應人鵝鵝矣，乃復用鐵丐一隔，使梁公觀面千里，含意未伸，愈波折愈巧妙也。

前一波折既以硬性開場、合面落場，此一波折亦復如是，復矣。妙在自首至尾，寸寸節節無一雷同情事，此特犯之秘訣。

鐵丐一段，既隔斷鵝鵝，復埋伏海鳥諸事，此為前後鉤鎖、雙管齊下之文。又李附耳叮囑固是預伏，無人做事亦是預伏，鉤鎖中復加鉤鎖，奇文妙文。

自打播至此皆寫英雄草澤，有金鐵齊鳴之勢。梁公拭淚一段，忽變為多情兒女茹苦含冤，此雜色訣也。而招魂設位彷彿又李之鳥啼花落觸處悲傷，杜門奉母復與又李杜門養母之言如出一口，是又如雜色訣中嵌人鉤鎖之法。

梁公深知又李之臂力肝膽，當介存勸回時，必翹首天半，恨不即見；又李一求援手，乃覲面而若無睹者。至又李諄諄詢問，猶囁囁不吐，豈非義皇上人！讀至架公喜出意外一段，方知才子作文必不留一一癩痕，為強作解事小兒所指索如此。

知其人之肝膽臂力而輒求援手，知其人之肝膽臂力而不敢以此等事求其援手，人品之孰高孰下，交情之孰深孰淺，不待智者而後知之矣。古人作文有力爭上流之法，讀此益信。

日京不索信物，又李曾目笑之，何至蹈其故轍？無奈梁公數語，斬釘截鐵，較信物更覺頂針，若再向討索，反嫌蛇足矣。而因此柄鑿幾至債事，匠心經營幾於鬼斧神工，奇文妙文。

或問失帶信物亦不過多作波折耳，何謂鬼斧神工？不知若帶信物則當晚即下船而去，必奔東阿旋作歸計矣。何至拉動大船直跑向近京地方，定奔近不奔遠之計耶？是梁公數說即催送又李應詔之符檄，豈非鬼斧神工？